

第七一九冊

經濟彙編

禮儀典

社稷祀典部

山川祀典部

先聖先師祀典部

文廟祀典部

(卷)

一六

一六—一六

一七

一六—一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八十八卷目錄

社稷祀典部總論

春秋四傳 哀公四年

禮記 郊特牲

孔子家語 五帝

白虎通 社稷

風俗通 社神 稷神

衆明書 社神 社位 社名 社配 社日 稷始 稷樹 稷神 稷名 稷祀

朱子語類 社稷

文獻通考 論社與北郊之別 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州社民社之制

大學衍義補 國家常祀之禮

社稷祀典部藝文一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

社祭土神客

社頌

合社文

春社櫟頌

社頌

日蝕不廢社祠議

鄂州社稷壇記

社稷祀典部藝文二 詩

春祈社歌

春祈稷歌

祭太社樂章二首

賽社神

後漢蔡邕

仲長統

魏曹植

晉殷仲堪

王虞

宋何承天

齊王儉

宋朱子

隋牛弘

前人

唐太宗

韓愈

禱雨社稷四首

樂神曲

春社詞

八月九日祀社稷述事

社稷祀典部紀事

社稷祀典部雜錄

宋蘇軾

元沈貞

明瞿佑

楊基

禮儀典第一百八十八卷

社稷祀典部總論

春秋四傳

哀公四年

春秋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作亳社

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大胡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

屋之武王克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爲廟屏其災者

劉向以爲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

亡國之社蓋拚之拚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戒也

注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

人君瞻之而致戒心 就 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

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又云決

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

左氏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注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

禮記

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廂使陰明也

說集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

明所祭之禮土謂五土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

陰氣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

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嚮祭之是答

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

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

爲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達通也喪國

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爲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

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也既屋

之塞其三面唯開北廂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

死也鄭知大社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

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

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

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

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

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

鬼也非地神爲鄭學者通之其社稷制度白虎通

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等是也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此云喪國之社是天子有之也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捨之捨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烏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開於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開於兩社其卿大夫以下社案祭法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皆以土地所宜之本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楸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

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當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士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蓋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而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爲人所藝慢諸穀不可偏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元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王社侯社國中土之元而己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

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所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官成有軋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駒其祭血祭其罍太豐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鼙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金華唐氏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洎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

莫又曰自郊祖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祖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先王其於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爲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於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

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爲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皆答陽也此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墉之下故曰答陰之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爲用日之始則誤矣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欲示其存與亡常相爲對以戒於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上不屋下不棧欲其達天地之氣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屋之所以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天亡之也於北爲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與薄社者皆亡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新安朱氏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

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畢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正義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祭社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穀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薦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逼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薦栗而用特牲服者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語用牲於

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勾龍爲后土鄭註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勾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

也案春秋毫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於毫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稷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毫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毫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則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一也孟冬云大

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管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伯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勾龍社稷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而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岵岵原隰之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集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偏凡此皆祭地以其神也主以日而位於南郊凡此皆祀天以其明也地爲明而祭之以其神故此言社所以神地之道天爲神而祀之以其明故後言郊所以明天道也且神者不明則其道與人絕矣明者不神則其道與人衰矣載物以利民用故言

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畢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丘言其地也兼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泰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於社軍行則被於社凱旋則獻於社皆以是爾故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也 馬氏曰天以生物為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闢之而為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為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而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為主國以社為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為社是單出里此近於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唯社丘乘共泰盛人不愛其財也此皆報本反始之意也 橫渠張氏曰家主中霤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霤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謂大夫長於廬里之間與百姓居者

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於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為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為社則恐結羣類以為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於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古者丘乘共泰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社事單出里所以重民也社田畢作欲其皆曉於戰陣也春秋之法作丘甲則書之而周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法蓋四邑為丘而丘作其甲則春秋所以罪丘賦之重至四丘為甸出兵車一乘則周官之通法也是積四丘然後出兵賦而丘以殺為主社陰神也亦以殺為主而出兵必告焉故社之祭必使丘乘之家共泰盛者示其丘乘之兵所以能以殺為主者其本始皆出於社而共泰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備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盟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焚火然後獻禽至季

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醴行田示之以禽使飲醴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

孔子家語

五帝

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藥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

白虎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

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

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

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何如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宜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會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

何孔子曰廢臣于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風俗通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數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宋襄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丘光庭兼明書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日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

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日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卽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於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卽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故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祀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爲社是句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於社今

之祭祀社以后土配坐即勾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名諸云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則是今注月令取名諸為義也不取郊特牲為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名諸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蠶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蠶入謂之中蠶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為中雷在國為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真偽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為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

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偏舉故舉其長而為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為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為農之長死後以配祭於稷謂之後稷后君也謂為穀之君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稷後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於土土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朱子語類

社稷

堯卿問社主平時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樸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問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文獻通考

論社與北郊之別

經濟彙編禮儀典第一百八十八卷社稷祀典部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氏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皆不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於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州社民社之制

陳氏禮書曰王社建於大社之西國社亡國社與天

子同具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丈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

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

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爲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

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于秦

大學衍義補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于此

詩大雅縣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於社而後啓行爾雅所謂

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所謂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即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爲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爲之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名諸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况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曆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

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性而社稷太牢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臣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說者謂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上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陰也禮祀祭天則兼地血祭祭地則兼天胡宏謂社即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謂地之所以爲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即其所在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

社之名雖同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屬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勾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勾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元謂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祀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祀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爲社爲稷也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王者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

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壇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

社稷祀典部藝文一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後漢蔡邕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我醜攸行於是受服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頒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隔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與陳平由此社幸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會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名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於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贏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

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社祭土神答

仲長統

自漢諸儒論勾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輿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於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勾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勾龍無乃失歟難曰信知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勾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擲出社稷以爲但勾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

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勾龍則傳雖言祀勾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勾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勾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稱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數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字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

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其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言正此之謂也

社頌

魏曹植

余前封鄆城侯轉雍丘皆欲爲上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善公夫務完園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饑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爲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大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成家莫不攸叙

合社文

晉殷仲堪

里社之由來尚矣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絜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春社標頌

王虞

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殖非馨林兮擗鮮縹緲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社頌

宋何承天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實唯陰祇稷爲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雍唐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父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彼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峨峨二社剖幹比殖歲云其秋暑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日蝕不廢社祠議

齊王儉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詔可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

鄂州社稷壇記

宋朱熹

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其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

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
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
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
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
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
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
期會之間否則豆觴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
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
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
神者曷嘗有鑒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
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

社稷祀典部藝文二詩

春祈社歌

隋牛弘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句萌既申
芟柞伊始恭祈黍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歌

前人

粒食與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贈榆束耒
望杏開田方憑散穀佇詠豐年

祭太社樂章

唐太宗

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際戊期應序

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尊桂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潔桑登俎
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賽社神

韓愈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穗桑生
甚共向田頭樂社神

禱雨社稷四首

宋蘇軾

社神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於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
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敷嗷謹以病告
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后土

神食於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託莫能遷源深流遠
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次社稷惟神我神惟人
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稷神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
惟渴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茲此雨雪
敢求其他尚憫此麥

后稷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瘞身爲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
與天同功名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
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樂神曲

元沈貞

社公

月維仲兮日維剛肅齋宮兮神所藏靈輝輝兮垂佩
儼飛馭兮高蓋降靈雨兮來斯左有翁兮右有妃悵

佳期兮難又羌永嘆兮陳詞靈修兮不語遊翩翩
兮歸去

春社詞

明瞿佑

十日一風五日雨社前拜祝神已許瓦盆漱澗澗
醪高俎縱橫薦肥芳鳴鳴笛聲坎坎鼓哩曲山歌互
吞吐老巫役僮神有靈傳得神言爲神舞祭餘分肉
神自與醉裏狂言相爾汝小兒覓餅大兒扶頭上神
花付鄰女

八月九日祀社稷述事

楊基

祀史奉玉冊儒臣申誓詞衣冠陳盛典鉅製降洪釐
用報金穰瑞仍祈雨露私勾龍嚴配位神樂肅明祠
幣玉趨宗伯笙鏞奏誓師精靈潛格爾聆蠶微來思
赤壤新封國元牲舊制儀豈惟宜土穀還得奠邦基
師出常依主君行每告期禮終受多祐民物正熙熙

社稷祀典部紀事

魯語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
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
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
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
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
社助時也收牆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
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
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

也祀又不如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公二十九年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山堂肆考漢龔遂立官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續漢書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於社下以祭日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皂單衣縫領袖緣中衣縫綵袴以行禮如故事魏志邴原傳注原別傳曰原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不見取而繫錢者邇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

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晉書陸雲傳雲出補浚儀令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書形像配食縣社阮籍傳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後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月令廣義董龍盤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衆不平逐出龍龍造泥飯以祭畢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獲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閭曰義夫里

隋書禮儀志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方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

金史石琚傳琚拜右丞相太子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祀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訕熙宗尊諡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

社稷祀典部雜錄

毛詩序載芡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尚書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社

孝經援神契仲春養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淮南子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之祀其社用松殷人之祀其社用柏周人之祀其社用栗

後漢書南陽郡國志南陽郡隨西有斷蛇丘註荆州記曰縣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農所生又有週迴一頃二十畝地外有兩重壟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有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井動即此地爲神農社年常祠之

記纂淵海魏太武謂古弼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

彙苑詳註晉嵇含云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用社漢

卜日丙午魏用丁未晉社則孟月祭以西日各因其行運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識所由與

月令廣義山東每歲清明仲冬各鄉齋稷飯一器詣城壇祭社稷祭畢盡施養濟院名曰設穀蓋祀社之遺意

石林詩話世言社日飲酒治耳聾五代李濟有春社

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一編依稀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

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社公濤小字也

遵生八牋荆楚歲時記社公日四鄰共結綵會社牲
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八十九卷目錄

山川祀典部彙考一

有虞氏 舜一則

夏 禹一則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二則 二世一則

漢 高祖一則 文帝一則 武帝建元一則 太始一則 征和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後漢 元和中元一則 明帝永平一則 章帝一則 安帝延光一則 青龍一則 魏文帝黃初三則 明帝太和一則 陳留王咸熙一則

禮儀典第一百八十九卷

山川祀典部彙考一

有虞氏

舜受終於文祖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守至岱宗望秩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皆如之按書經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

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嶽也嶽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嶽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狩至其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巫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傳孔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正義曰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

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其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黍盛饔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一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夏

禹奠高山大川秩其祀旅於蔡蒙荆岐按書經禹貢奠高山大川

陳會氏曰定其山之峻峻川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大孔氏曰奠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梁州蔡蒙旅平

蔡蒙一山名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大陳氏

大飲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歟

雍州荆岐既旅

九山刊旅九州潞源九澤既旅

注陳九州之山桂木通道已可祭告

周

周制祭嶽瀆舞兵舞血祭狸沈用屨尊圭璋服冕冕奏姑洗蕤賓之樂

按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王昭禹曰兵舞千舞也山川爲國固故以千舞之千之言扞也

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 鄭鑄曰各做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禪

鄭康成曰爲主主辨護之修除治道路場壇 王

氏曰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爲之屬祭也 賈氏曰辨護者謂供時用相禮儀 項氏曰山虞山神之所依也故使之主祭焉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鄭康成曰五嶽東岱宗南衡山西華山北恆山中嵩高山不見四瀆者或省文

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鄭鑄曰山林有功於狸藏川澤有功於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

崔氏曰祭之法各當其時山林於壇川澤於坎故禮記云四坎壇祭四方牲用少牢王服元冕牲玉各放其方之色樂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鄭鑄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爲分野星及國中山川以爲日月星海故之書云望於山川惟山川則望而祭之故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即是論之則四望之爲五嶽四鎮四瀆明矣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而禮下於天子故望止於三天子有天下祭及於四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康成曰順其所在 鄭鑄曰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爲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爲其卑也 李嘉會曰原隰則卑下不祭

肆師之職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鑄曰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爲壇以封崇之禮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禩之祭兵之所在則宜有祭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 鄭康成曰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邇人凡山川四方用屨

鄭鑄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爲屨形先儒謂爲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客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爲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爲國扞蔽通氣乎天地之間屨之爲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闢一關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祿尊則畫以爲飾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

鄭鑄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 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雌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 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雌之服

大司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禋飾其牲